蘇楊郎襄列傳第二十上　後漢書二十

宋　宣城　太守　范　曄　撰

唐　章懷　太子　李　賢　註

蘇竟傳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劉攽曰案文劉歆等少一與字拜代郡中尉○劉

放曰案郡無中尉當作都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羅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也代郡隨姓弟名也弟音悌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陰縣名屬蜀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竟

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悉執事猶在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見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籍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

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它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

智之至也 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杖劒度河歸漢見前書也 **聞君前攡時屈節北面延牙** 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 **乃後覺悟棲遲養德** 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世數子又何以加 謂智果陳平也 **君處陰中上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閒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矜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異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赤制** 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 解見郅惲傳 **玄包幽室文隱事明** 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

文雖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臠分三輔舊事曰臠音千段反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裴回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前書曰昴畢間為天街氐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氐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灾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為房心宋之分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

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
故熒惑應此憲寵受誅太白辰星自亡新之
末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筭或作斛
或躑躅帝宮帝宮北極也蒲弈兩傍之星也裴回謂躑躅謂上下不去也
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
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也
高而明大無禁制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

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
傳相壞誤劉攽曰案文壞當作註註音卦壞音怪聲相近故誤之由此論之
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
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
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郡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
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綱畢西方宿也王綱羅無道
之君故武王將伐紂觀兵孟津也史記曰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夫仲夏甲申爲八魁

歷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爲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効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曼於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

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妃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為淄川王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干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

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后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浦決錄注曰唯有孟公

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袞中說文曰綈厚繒也綈音提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

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爲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袁山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

爲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
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
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
養加篤博後至兗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
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
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攻也）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
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

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
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
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尋滅不
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
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太后問厚曰大將軍鄧騭應輔臣以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後習業健爲不
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
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

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戹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宜蠲法改憲之道蠲明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

揚厚

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荊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

侯李元等遘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山陽君宋娥也後二年
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
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
閹官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
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
厚欲與相見厚不荅固稱病求退帝許之
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
録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
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
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
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
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郎顗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三十

宋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章懷太子李 賢 註

郎顗傳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筭謂舍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

凶常責下自奉奉音扶用反安帝徵之對策為
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暴
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
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
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
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
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
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

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
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
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
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
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
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
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
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今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
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
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

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咎
務消祗悔祗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祗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侠淺
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
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
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爲政本也本立道生風
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
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

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
園寢災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
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廟災永建元年秋茂陵
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
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
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
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搆
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記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

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度何將徙都亳之殷也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歡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藏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邸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

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夕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爲霧也比音庇劉攽曰注云陰得陽案得當作覆又陽字下合有也字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氷既解釋還復凝

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辭之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

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爲禮爲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灾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爲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

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巖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㪷曰鍾左傳曰四斗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四釜爲鍾也○劉攽曰注四斗爲豆案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爲鍾四當作十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

郎顗

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踈小綱數謂綏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顗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

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愨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灾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

郎顗

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灾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灾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縣

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記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繹更徙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當為旱南方為徵故為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暮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為惡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為善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暮從今旦至明日旦也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眚祲息矣景雲神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顗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眚祲謂災氣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

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靜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

郎顗

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五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

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

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戊亥之間爲天門也○劉攽曰案文戊當作戌注云戌亥之間是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

郎顗

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緼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年日歲七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

雖然可移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大星大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遲也）去年

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爲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閉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

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陛下博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參星下四小星為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春秋曰有星

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 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
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爲時候故曰大辰

又爲大辰 爾雅曰罰謂北極亦爲大辰 大火爲大辰罰之大辰也

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

北辰李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所以孛一宿而連三

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 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下有五星

曰罰爲斬刈之事故主兵昴畢之間趙魏之分也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

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 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 臣

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

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

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

以鎮撫之 回易也 金精之變責歸上司 上司謂司馬也

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故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 宜

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 干楯也戚斧也

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星曰旗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

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劾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庶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

謬時劉崎爲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又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
興議異人同咨咨嗟歎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
見謂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比金氣再見金能
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
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
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
基當作朞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故詩汜歷樞曰卯酉爲
革政午亥爲革命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言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
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
祕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
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
子乎易困卦之辭也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
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爲水

兌爲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於道也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祅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指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指者笞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

郎顗

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

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
氣開發養道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
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
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
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
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
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

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也）公府門巷
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
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
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
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王為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差不
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

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爲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更轉機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劉攽曰案文討當作斗注文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人因誤之）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倉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王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

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刻舟刻木為楫聘賢選佐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刻木為舟剡木為楫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六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宜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以德進

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醻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賞罰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加優寵賚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

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爲國三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蓺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郎顗

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宮商爲佐秀氣爲人也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穉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

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謨之臣也

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
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宜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
不可久閒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
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
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靈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
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

鄭顗

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靈當發聲發聲則歲
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靈乃發聲靈不發聲諸矣失人也）易曰靈出地奮豫（豫卦震上坤下震上坤為地震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靈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靈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靈雨作靈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靈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靈

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靁不靁大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疎而不失也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詞也大人天子也旋璣動作當生而殺則靁反作其時無歲靁以冬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靁聲乃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

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刻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爲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劉攽曰案前書中夫當作申夫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星也

即顗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豭豬尾於里比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曾穆公問於

縣子縣子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也見檀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耀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

郎顗

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宜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

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
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
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
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
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皆種羌寇隴西）皆略如顗言後公車徵
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
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
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
之術桓帝時官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
皇子灾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
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
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
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

年舉全數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爲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陽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爲罰星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天官

襄指

書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爲執法竊謂迫近也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栢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

光轉行人
齊驚諫 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靈而臣作威作福刑罰
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
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
字文理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為
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藏匿主人
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
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
親張子禁怙恃勢貴不畏法綱瑨與功曹岑怪捕子禁付
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瓚音質瑨音晉
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

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
等帝不納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
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
又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賢
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冀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禁孫壽鄧萬世等也其
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
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
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

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爾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注寒疾陽注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

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注云螽斯蚣蝑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唯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表山松書曰長可百餘尺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天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滈池君子之咸陽過滈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頌云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

襄楷

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左傳曾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劉攽曰注取石旁舍誅之案史記作石旁居人舍字誤今隕扶風與先帝

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大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大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

襄楷

異地吐祅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劉攽曰注何以異案文當云何異爾）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干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維音汝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

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録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闕比年日蝕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蝕九年三月辛卯朔日蝕）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太平經興帝王篇曰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爲天地人天有三名爲日月星比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與平王人有三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爲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王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

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下人貧今天上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

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

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潛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睢曰以任鄙

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

殷紂好色妲己是出

妲己蘇人之美女也

獻於紂紂納以為妻常與沉湎于酒事見列女傳

葉公好龍眞龍游廷

子張見魯哀公也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事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眞龍也事見新序

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官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

山陽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坐居其中宮者四星帷供帝買之事也

今乃反處常伯之

位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者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血穢汙耳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劉攽曰案文詔當作詣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官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官者石顯為中書令前漢車蒲輦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令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

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閹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麾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事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僞託神靈謂上干吉神書也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干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見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爲介道首幖也目題目也

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冊目合悉吾之道
通冊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
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琊干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
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
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
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詞不能止策即
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
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
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袍
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
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 **其言以陰**
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 太平經曰天失陰
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
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

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
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百
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
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
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
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前書
武帝策茂才之詞也 **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

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
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
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
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
之事也范甯穀梁序曰左氏豔而富其敝也巫也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徵不至蘇竟飛書
清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突戒寔
由政淫

列傳第二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范曄撰 後漢書三十

郭伋
孔奮
廉范
蘇章 族孫不韋
羊續
陸康

杜詩
張堪
王堂
賈琮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 茂陵人徙茂陵也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
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爲蜀郡大守伋少有

志行哀平閒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
時爲上谷大尹（王莽改大守爲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
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衆保營
莫肯先附吏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鎭撫百
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
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
陽大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寇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伋到示以信賞
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
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
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
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大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
曰賢能大守去帝城不遠河濶九里舆京師并蒙
福也（莊子曰河濶九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闕
當一士耳深宜愼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
悉遣歸附農因自勑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
舆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十一年省朔方刺史
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詷伋爲并州牧過京

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大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仍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乎帝納之仍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仍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仍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仍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仍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仍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儆（儆急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仍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隗昱遂謀脅芳降仍芳乃亡入匈奴仍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大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仍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

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閒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榮戟（爲之後代刻僞無復典刑以赤油戟亦曰榮戟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揚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趣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皐令（成皐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大守爲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以水灌田凡十數處）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羣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譽聖德威侮二垂（譽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橐韜也音高詩曰載橐弓矢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

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執鬻之師執鬻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鳥藥言其和睦歡悅如鳥之戲於水藥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感懷樂土不難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駐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士史吏謂初爲郡功曹也書曰如其一介臣也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

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
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
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
墨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踈曰臣聞兵者國
之凶器聖人所愼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
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委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
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
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
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長五寸鏤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
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愼可立虎符以絕
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
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
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
陵君其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
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
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
邪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
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
仇頭欲進如姬如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
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道
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
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
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
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
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

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己也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爲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今既人貨朋繫故日四合也奮居縣者不及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大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弥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

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氐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大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大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大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舩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

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校堪先入據其城撿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票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大守捕擊姦猾嘗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大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軺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縣屬蜀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蜀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閒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

州爲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
流寓西州（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
父喪蜀郡大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
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蜀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
舩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
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資物
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
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
隴西大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謁請也）會融爲州
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
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
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
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
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尼瞀亂
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
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
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
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

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貰赦也）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大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轔轢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大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大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作協韻音則護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

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大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大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信音申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欒布梁人爲人所略賣爲奴梁王彭越贖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使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爲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爲都尉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從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言高祖明帝初怒欒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字敬伯廣漢鄭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爲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爲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

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揉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阿曲也即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大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臣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言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稺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爲蜀郡大守有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爲

右將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大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大守章行部棄其姦臧乃請大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大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

校謙累遷至金城大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爲楚王所殺子胥復讎鞭平王之尸解具寇榮傳）乃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劒客邀暠於諸陵閒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說文云廥芻藁藏音工外反垣墻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劒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摽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大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

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藉資強雠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燋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毒苦也使暠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貧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大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暠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爲暠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段熲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大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

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大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大尉府四遷爲廬江大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郡）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廬江）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原免也）貶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大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大守當入郡界乃贏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民良猾惡逆知其狀郡中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荆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

祗裯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丁奚反裯音丁勞反）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爲大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騶騎土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緼故絮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大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勑太山大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爲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鷰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爲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

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臯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幷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疎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廣漢陰長濟陰董昭觀澤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卒於官

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勃海郡也）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大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

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蝝子也公羊傳冬蝝生此言蝝生河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轍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

嘉其功拜康孫尚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戹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爲郎中少子績仕吳爲巖林大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績字公紀

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廉范之蜀在西南故云得朋也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劭郡中大化也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輣輣兵車也音彭恊韻音普勝反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一